

王道士

杜卫东

记述敦煌,无法回避王道士。王道士就像一道坎,绕着他,博大精深敦煌学便是一片虚无;面对他,我们又会平添几分纠结、几分惆怅。

看过王道士仅存于世的一张照片——这是那个叫斯坦因的英国人给他拍摄的。就是这个斯坦因,像一条伺隙而至的猎犬,于十九世纪初涉重洋来到敦煌,费尽心机取得了王道士的信任,用四十锭马蹄银换取了堪称无价之宝的万卷经书。此后,又有几个外国探险家接踵而至,以极少的银两从这个叫圆觉的道士手中,盗买了大量经卷、佛画、印本文书。苍天无语,国宝外流,王道士也因此背负了百年骂名。

照片上的王道士个子不高。他身着道袍,神色黯然。眉眼气宇之间,似有几分茫然,几分无奈。

王道士的茫然是有理由的。是佛缘的感应,还是上天的眷顾?总之,衣食无着,浪迹四方的王道士一脚踏入已然荒凉破败的敦煌,就像倦鸟归林。从此,便把重现千佛洞曾经有过的辉煌当做自己的理想,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修补佛窟,清理淤沙。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五日,那本该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日子,但是在积弱难返

的晚清王朝,它却如初夏的一缕微风,没有历史的长河中掀起任何波澜:王道士雇用的一个做文案的贫士,在十六号窟的墙壁上无意磕打烟锅,觉得似有空音,疑为暗室,遂禀告王道士。就此,藏书五万余册的藏经洞像一位闺阁深藏的少女,在被时光的尘埃遮蔽了千年之后,极不情愿地向世人展露了她诱人的神韵。王道士虽然腹无诗书,但是浪迹天涯的人生阅历告诉他,这一发现也许非同寻常。于是他下至县令,上至慈禧,或游说或上书,结果,不是遭人冷遇,泥牛入海,就是被敷衍了事。从一九〇〇年发现藏经洞到一九〇七年英国人斯坦因闻讯赶来,长达七年间王道士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号,却没有引起任何一级官吏的重视。修缮莫高窟、保护藏经洞,也未曾得到官方一两拨银。王道士怎么能不茫然?王道士的无奈尤其令人惊心

。千年的佛教艺术宝库却由一个对佛教知之甚少的道士来维护,这是历史的悲情表露,还是现实的无奈苦笑?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只是:北京六国饭店乳白色的莲花灯下,当身着燕尾服的法国汉学家希伯和从他费尽心力盗走的敦煌文物中挑选出数件卷子装裱后进行炫耀时,围观的中国达官显贵除了摇头晃脑啧啧称奇外,竟无一人对国宝流失略表惊诧。王道士先后出售给外国探险家的四万余件敦煌文物,在该国国家级的图书馆、博物馆都得到了妥善的珍藏与保管;而留存于国内的一万余件敦煌经卷却流失严重,损坏异常。晚年,王道士曾经装疯卖傻。因为,美国人华尔纳给他的几十两银钱竟被夸大成十两银元,当地村民们因此去找王道士要求分享,否则就以死来威胁他。可怜王道士为保护千佛洞倾其半生精力,向外国冒

险家出售的敦煌文物所得,在没有任何监管的前提下全部用在了千佛洞的维修和保护上,到老至老此劫,死后骂声如潮,他怎么能不无奈?这无奈又岂能不令人酸楚?王道士当然有令人愤怒的地方:比如,他该不该拿着刷子蘸着白灰,刷去自以为昏暗的几孔石窟壁画;他该不该廉价出售写卷、印本、画幅,无论他是出于多么高尚的目的;他更不该在千佛洞经卷被洗劫一空后,收受了美国人华尔纳的一点小钱,就听凭他用洋布、树胶粘去了二十余幅洞窟壁画。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不该”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对于一个不懂佛教、近乎文盲的道士来说,是不是有些苛求?

据说,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在离开敦煌启程时,这位蓝眼睛、黄头发的英国绅士曾回过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

一位青年诗人说,那是一个古老民族正在滴血的伤口。诗人的感慨不无道理。只是,一个王朝的昏聩能由一个道士负责吗?一个民族的悲哀该让一个道士“埋单”吗?按照道家戒律,道士死后不得建塔,王圆箴的弟子们还是为逾八十而终的师父修建了一座很气派的道士塔,并在碑文上记述其功德。时下,这座墓塔就在敦煌景区的门口。游人如织,却很少有人能在它面前驻足。是的,比起婀娜多姿的飞天壁画,形态各异的洞窟大佛,它实在微不足道。可是如果没有墓塔中的主人,令世界惊诧的千佛洞也许早已被滚滚黄沙淹没;浩瀚精深的敦煌学也将无从谈及了。

夕阳西下。我伫立塔前,回首眺望了一下西天。那里,晚霞片片,如火如荼,就想,那该不会是民族伤口滴出的血珠浸透的吧?毕竟,离以飞天壁画称绝于世的敦煌不远,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已经把“神七”“神八”成功地送上了天,圆了中国人几千年的“飞天”梦。王道士如果塔中有知,该会绽出难得的笑容吧?只不过,那笑容是委屈还是自贵,抑或两者兼有,就只有他自己能解个中滋味了。

名家新作

一只文学观音的宝瓶

范咏戈

《文坛记忆》是一本在中国文坛的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之间轻松转换、自由出入的散文集。《人民文学》——曾经的过中国文学的“圣坛”,哪怕和它有过一两两接触都可能获得某种终生记忆,留下一两篇经世回忆文章。周明先生却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人民文学》一干就是三十多年!在这三十余年中,伴随着他个人由刚出校门的学生到知名作家、资深编辑的成长,也见证了文学的大起大落、几度枯荣。如今周明终于开启了记忆之门,奉献给读者一只“观音的宝瓶”:以编辑的视角看文坛,以作家的身份写作家,已逝的或在世的文坛大师、大家、名家鸾翔凤翥,纷至沓来。作者几十年中与前辈和同辈作家的交往、所经历的文坛春秋便是一本活的文学史。《文坛记忆》的文学价值和文献价值不言而喻。

《文坛记忆》的丰富与厚重,在于记忆的时空跨越了几个文学时代。既有“十七年文学”,也有“文革”中对文学的“剿灭”,编辑家、作家们所遭遇的厄运,更有改革开放后文艺春天的到来,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井喷”的记忆。《毛泽东与〈人民文学〉》、《茅盾与〈人民文学〉》、《张光年与〈人民文学〉》这三篇可以当做一组文章来读。这三篇文章再加上《编辑部的老师们》,读者便对《人民文学》与中国文坛的特殊关系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而作者与茅盾、冰心、巴金、叶圣陶、丁玲、艾青、臧克家、张天翼、陈白尘、张光年、严文井等文坛大师、大家、名家的亲历亲往,既准确又鲜活,无意间对一些不负责任的文学史起了“正视听”的作用;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颖超、胡耀邦、曾志等的接触,则因其亲历性和揭秘性令人读来兴致盎然,也印证着作者资深编辑和文学活动家的身份。

在文坛上,兼编辑家和作家的身份,兼评论家两种身份的不在少数。作者为名编辑也是散文家。他笔下看似不经意的文字中却处处“显山露水”;他的散文是有思想、有亮点的。《我的心向着你》,记述茅盾先生在病榻上口授遗嘱,请求党审查他的历史,希望在他死后能够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最后向党发出的声音是“我的心向着你”。这使人们想到莫里哀的喜剧《醉心贵族的小市民》中的那位哲学教师对茹尔丹所说的:“凡不是散文的东西就是散文。”茹尔丹先生听后反问道:“那我们说话的时候应算什么文呢?”哲学老师回答说:“是散文啊。”茹尔丹先生这才恍然大悟说道:“天啊!我原来说了四十多年的散文,自己还不知道呢!”这没有趣的对话实际说明了散文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关系是多么的密切。当然,虽有“记录下来的说话就是散文”一说,但是这种记录还是要有提炼功夫的,要达到王国维所说的那三句话:“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文坛记忆》正因为达到了这样一种高度,方能初读如春风拂面,掩卷则余音绕梁。

书海拾贝

寒假的最后三天,种种作业全部完成,难得偷得浮生半日闲。窗外已是春意萌动,突然有了想去逛秦淮河的冲动。

和父母一起乘高铁,当晚就到了南京。

江南的初春,乍暖还寒,虽不似北方的那种大开大合,却也在不经意间把那份冷意渲染得恰到好处。昨夜的小雨,使这初春的早晨更显出几分缠绵的冷意。

早早地就到了秦淮岸边,氤氲的薄雾中竟有了一种“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感觉。上元节的余热还未散去,夫子庙里的花灯节还没有闭幕,在“天下文枢”的牌坊前响着音乐,一对对俊男靓女们,举着近一米长的冰糖葫芦,操着一口虽已变了味的吴侬软语,却是依然难掩的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淡淡的闲适柔和。

秦淮夜色

李兮

真正看秦淮当然要在晚上。因此,我们在回到宾馆之后,又于夜晚再次来到秦淮河畔。码头边停着装饰华丽的画舫,买票上了画舫。微微料峭的夜风中,我有些微醺,心中想的是俞平伯和朱自清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一样的景致,不一样的心情,感觉竟是那么不同。那已是几十年前的秦淮河了,现在的秦淮河自是别有一番风景。河两岸是密密匝匝的细竹,以及掩映在细竹下的白色徽派小楼,绚丽的霓虹灯和艳红的灯笼,照出喜庆的氛围。然而,如此热闹的景象,在这融融的秦淮月色中,也竟自柔和了起来,倘若还懂懂着的轻纱,不经意地铺展,缓缓地浸漫着。前方弯弯的拱桥在河面画成一个完整的圆,前行的船宛若闲游的鸟,穿过一道道虹门。九曲柔肠的秦淮春水,穿梭着陆上的一座座绿洲,讲解说,那是明朝开国首功——徐达的白鹭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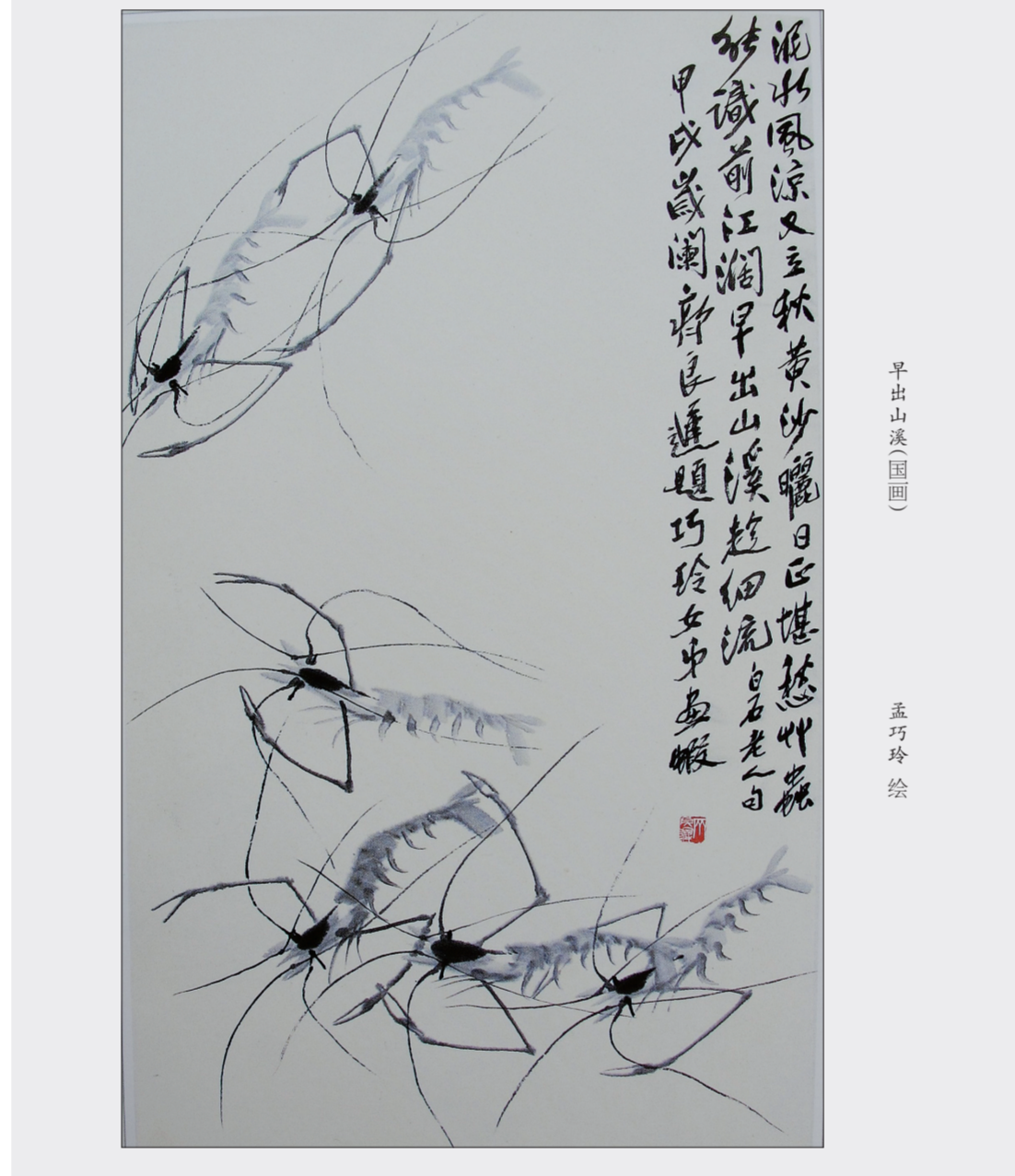
与夫子庙前的喧嚣不同,这里的清冷似乎弥漫了整段河道,宛如碎了的满地清秋,连鲜红或明黄的倒影也似淬入冷水中的赤铁,啜的一声便沉寂下来,只

余随着水波微漾的绕指纤柔,一如既往地般缠绕着云淡风轻的温情,悠长而缠绵。思绪如同缀在天边的纸鸢,飘忽不定。其实,你可以想象,纠缠的竹影,疏淡如玄锦上的暗秀,而璀璨的华灯,却是纯粹到了极致的饱和色,一如缠绵错杂的彩线,看似交错纵横,细看却是泾渭分明,非但没有一丝相融,波光荡漾中竟是更加澄清。真真是“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两岸的景色在不经意间已然变了数重,十里秦淮,自是少不了才子佳人的踪迹,只是,看那些风月无边的千古名句,竟是和半山先生升起了几分相同之感:“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桃叶女的桃叶渡,李香君的媚香楼,西施的美人靠,依旧是灯光靓靓,依旧是彩舟虹桥。甚至刚才在白鹭园中的那份清幽,也被那些脸炙人口的爱情故事消磨殆尽,只是那份温情,却蓦然在大家低隐的轻笑中,回溯出几滴滴丛生的苦涩甜意。便是那血溅桃花的凄美决绝在千百年后的今天,也多不过是一句“好一个贞烈女”,又有谁真正在意过那千百年前便香消玉殒的芳魂去往何处?就像这十里秦淮的朵朵花灯,真正记住它们的能有几人?

细细想来,世间事大抵不过如此,即便是曾经沧海欲成尘的变化,于浩瀚的时空来说也不过是瞬间的司空见惯。虽说这默然,如此热闹的景象,在这融融的秦淮月色中,也竟自柔和了起来,倘若还懂懂着的轻纱,不经意地铺展,缓缓地浸漫着。前方弯弯的拱桥在河面画成一个完整的圆,前行的船宛若闲游的鸟,穿过一道道虹门。九曲柔肠的秦淮春水,穿梭着陆上的一座座绿洲,讲解说,那是明朝开国首功——徐达的白鹭园。

与夫子庙前的喧嚣不同,这里的清冷似乎弥漫了整段河道,宛如碎了的满地清秋,连鲜红或明黄的倒影也似淬入冷水中的赤铁,啜的一声便沉寂下来,只



早出山溪(国画)

孟巧玲 绘

说起家乡天津市宁河县,真的,幸亏有个七里海,不然,真不知她以什么示人。芦台古镇风貌不再,美丽田园风光难觅,余下的景物还有什么呢?我真的说不出来。本来那条宽阔如江的蓟运河,在我记忆里是那么美丽:两岸芦苇丛生,水鸟戏弄芦花。白日船帆竞发,夜晚渔火映天。这景象被我无数次写进文章。到了晚年回去一看,天哪,这条记忆的母亲河,竟然只剩下一条枯瘦水流,河两岸河面上景致都不见,仿佛一个经历生活磨难的老人,秃发缺齿地喃喃诉说着她年轻时的美好时光。看到此情此景,别提多伤心了。

就是在这时候,知道我的家乡,还有个七里海。从此,她就成了我的牵挂、我的思念,成了我炫耀家乡的资本,成了我邀请友人的唯一理由。这时候身为宁河人的我,只要说起七里海就口若悬河,底气跟云南人说洱海一样足,声调跟无锡人说太湖一样亮,我相信说的时候我的眼睛会放光,说不定还因兴奋脸上皱纹会展平许多。我想肯定是这样。

由于我少小离开故乡,对于景物并非全知道,头次听说七里海,还是在十多年以前。天津《今晚报》报道,作家柳溪大姐过生日,朋友们陪她到七里海,痛痛快快地玩了一天。但七里海到底啥样,我却想象不出来,只记住她在宁河县。第一次到七里海,则是在次年秋天,好友

凭海临风

林希、谭成健,

邀请我们去天津玩儿,我就提出去七里海。那时的七里海很荒芜,岸上没有多少树木,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在强劲秋风中摇曳,雪白芦花随风飘扬,天空偶尔掠过雁阵,发出几声凄厉的鸣叫,越发出原始蛮态。宽广的七里海水域,在秋阳中波光粼粼,像老人闪动的眸子,感觉是那么沉寂清冷。唯有那成群的螃蟹,兴奋得满地乱爬,用肢体表示友好,热情

邀请我们去天津玩儿,我就提出去七里海。那时的七里海很荒芜,岸上没有多少树木,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在强劲秋风中摇曳,雪白芦花随风飘扬,天空偶尔掠过雁阵,发出几声凄厉的鸣叫,越发出原始蛮态。宽广的七里海水域,在秋阳中波光粼粼,像老人闪动的眸子,感觉是那么沉寂清冷。唯有那成群的螃蟹,兴奋得满地乱爬,用肢体表示友好,热情

邀请我们去天津玩儿,我就提出去七里海。那时的七里海很荒芜,岸上没有多少树木,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在强劲秋风中摇曳,雪白芦花随风飘扬,天空偶尔掠过雁阵,发出几声凄厉的鸣叫,越发出原始蛮态。宽广的七里海水域,在秋阳中波光粼粼,像老人闪动的眸子,感觉是那么沉寂清冷。唯有那成群的螃蟹,兴奋得满地乱爬,用肢体表示友好,热情

邀请我们去天津玩儿,我就提出去七里海。那时的七里海很荒芜,岸上没有多少树木,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在强劲秋风中摇曳,雪白芦花随风飘扬,天空偶尔掠过雁阵,发出几声凄厉的鸣叫,越发出原始蛮态。宽广的七里海水域,在秋阳中波光粼粼,像老人闪动的眸子,感觉是那么沉寂清冷。唯有那成群的螃蟹,兴奋得满地乱爬,用肢体表示友好,热情

邀请我们去天津玩儿,我就提出去七里海。那时的七里海很荒芜,岸上没有多少树木,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在强劲秋风中摇曳,雪白芦花随风飘扬,天空偶尔掠过雁阵,发出几声凄厉的鸣叫,越发出原始蛮态。宽广的七里海水域,在秋阳中波光粼粼,像老人闪动的眸子,感觉是那么沉寂清冷。唯有那成群的螃蟹,兴奋得满地乱爬,用肢体表示友好,热情

邀请我们去天津玩儿,我就提出去七里海。那时的七里海很荒芜,岸上没有多少树木,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在强劲秋风中摇曳,雪白芦花随风飘扬,天空偶尔掠过雁阵,发出几声凄厉的鸣叫,越发出原始蛮态。宽广的七里海水域,在秋阳中波光粼粼,像老人闪动的眸子,感觉是那么沉寂清冷。唯有那成群的螃蟹,兴奋得满地乱爬,用肢体表示友好,热情

邀请我们去天津玩儿,我就提出去七里海。那时的七里海很荒芜,岸上没有多少树木,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在强劲秋风中摇曳,雪白芦花随风飘扬,天空偶尔掠过雁阵,发出几声凄厉的鸣叫,越发出原始蛮态。宽广的七里海水域,在秋阳中波光粼粼,像老人闪动的眸子,感觉是那么沉寂清冷。唯有那成群的螃蟹,兴奋得满地乱爬,用肢体表示友好,热情

邀请我们去天津玩儿,我就提出去七里海。那时的七里海很荒芜,岸上没有多少树木,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在强劲秋风中摇曳,雪白芦花随风飘扬,天空偶尔掠过雁阵,发出几声凄厉的鸣叫,越发出原始蛮态。宽广的七里海水域,在秋阳中波光粼粼,像老人闪动的眸子,感觉是那么沉寂清冷。唯有那成群的螃蟹,兴奋得满地乱爬,用肢体表示友好,热情

邀请我们去天津玩儿,我就提出去七里海。那时的七里海很荒芜,岸上没有多少树木,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在强劲秋风中摇曳,雪白芦花随风飘扬,天空偶尔掠过雁阵,发出几声凄厉的鸣叫,越发出原始蛮态。宽广的七里海水域,在秋阳中波光粼粼,像老人闪动的眸子,感觉是那么沉寂清冷。唯有那成群的螃蟹,兴奋得满地乱爬,用肢体表示友好,热情

成了七里海一道新景观。比这更绝的是岸边,那座座精美小木屋,那一张张挺拔遮阳帆,宁静与动感互映成趣,仿佛告诉每位游客,你完全可以由着性子,在这里或求静或张扬,七里海都会宽容地接纳。七里海东去去过多次,这次去依然无重复感。鸟岛比过去更加丰满,麋鹿苑成了新的景点。无奈这两天雨路泥泞,我腿脚不便未去麋鹿苑,在我多算是一个遗憾。然而乘船去鸟岛的途中,突然一只雪白鲢鱼,跳跃到船上向我扑来,惹得满船人开怀大笑,有的说这鱼来认乡亲了,有的说这鱼来迎客人了,我却以为是鱼来告诉我,无论外边世界多么精彩舒适,最自在莫过于在自己故乡。在鸟岛观赏群鸟飞落景色,再次印证我的想法有道理。你看被我们惊扰的鸟儿,飞得那么劳累都不肯远去,一圈又一圈地在岛上盘旋,就是要告诉世人家乡最好。这大概就是所有动物的天性。

这次去七里海观光,我邀请的居家作家,头次去的惊叹相见恨晚,二次去的惊喜变化快,他们的共同感觉是,这块风水宝地太美了。距京城也只有有一百多公里,想亲近水乡享受天然景色,一句话,要去就去七里海。我听后自然高兴,就打趣地说:“七里海还有蟹面哪,那味道天下难寻,这次未来得及吃。”朋友们听后愕然,这表情仿佛告诉我,就为这碗蟹面,总得找时间再来。

